



读史札记五则

彭向前

摘要: 本文运用音韵学和少数民族语言知识,结合相关历史记载,对史籍中出现的“负贍”、“兀擦”、“结珠龙”、“吊敦背”、“邪洛”等译音词作了考释。

关键词: 西夏 吐蕃 译音词

在阅读古书的过程中,不时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译音词。笔者因专业之需,对此类词语的考辨尤为措意,每有所得,即随手札录。今略加整理,摘出五则:一、释“负贍”,二、释“兀擦”,三、释“结珠龙”,四、释“吊敦背”,五、释“邪洛”。一得之愚,不敢意必,敬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释“负贍”

中华书局点校本《宋史·夏国传》在结尾部分简略提及西夏的兵役制度:

其民一家号一帐,男年登十五为丁,率二丁取正军一人。每负贍一人为一抄。负贍者,随军杂役也。四丁为两抄,余号空丁。愿隶正军者,得射他丁为负贍,无则许射正军之疲弱者为之。故壮者皆习战斗,而得正军为多。^①

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“负贍”在史籍中记载歧异,如四库本《隆平集·夏国赵保吉传》、《宋史·夏国传》以及中华书局点校本《辽史·西夏外纪》均作“负担”。^②长期以来,因缺乏考证,学者们在引用上述资料时没有一个标准,凭自己的感觉忽而写作“负贍”,忽而写作“负担”。由于后一种写法在古书中相对多见,不少人倾向于写作“负担”。实际上“负贍”才是正确的写法。

在西夏文文献中,“𐵇𐵈”一词经常出现,读作 piā-tshju,^③与“𐵇𐵉(正军)”相提并论,被译作“辅主”。又“军抄”写作“𐵇𐵈”。^④西夏人对“𐵇(抄)”的解释为:

𐵇, 𐵇𐵈𐵈𐵈, 𐵇𐵈𐵈𐵈𐵈𐵈𐵈𐵈。[抄, 军上全全。军中正辅集之共名。]^⑤

意思是“军抄”由“正军”和“辅主”组成。由此我们可以认为,与“正军”关系如此之密切

① 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,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,第14028页。

② 四库全书影印本《隆平集》卷20《夏国赵保吉传》、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,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《辽史》卷115《西夏外纪》,第1524页。

③ 李范文《夏汉字典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,第201、298页。

④ 李范文《同音研究》,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,第397页。

⑤ 韩小忙《〈同音文海宝韵合编〉整理与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,第247页。

的“𦏧𦏧（辅主）”，就是汉文文献中提到的“负贍”。

关于“𦏧𦏧”一词的完整解释，在西夏辞书《文海》中可以找到：

𦏧，𦏧𦏧𦏧𦏧。𦏧𦏧𦏧𦏧𦏧，𦏧𦏧𦏧𦏧，𦏧𦏧𦏧𦏧𦏧𦏧。[辅，军上众全。辅者，辅军也，辅主也，正军之祐助者也。]^①

“𦏧（辅）”字，“军上众全”，在字形上与军队有关，其本义应该就是汉文文献中所说的“随军杂役”，进而引申出“辅佐”、“供给”的意思。“𦏧（主）”字只是加在动词后，表示该动作的主体。^②

“𦏧𦏧”看来是指随军杂役供养正军而言，译作“负贍”是可以讲得通的，而“负担”是“挑担子”，意思远不如“供养”贴切。

总之，“负贍”乃“𦏧𦏧”之意译，“负担”乃“负贍”之形讹，“担”的繁体与“贍”形近使然。而今人往往把“𦏧𦏧”译作“辅主”，以笔者之见，不如径直采用宋人的记载，改译为“负贍”。

二、释“兀擦”

宋人胡寅的《原乱赋》在指责宋徽宗擅起边衅时说：

又愴威于西戎兮，拔将军于利口。俄斩将而军没兮，终兀擦于羌丑。^③

其中“兀擦”一词无解，亦不见于任何字典辞书，应该是某个外族词语的音译。检苏轼《东坡志林》，中有宋神宗五路伐夏时期邠人张舜民从高遵裕西征时的一则趣闻：

舜民言：官军围灵武不下，粮尽而返。西人从城上问官军：“汉人兀擦否？”或仰而答曰：“兀擦。”城上皆大笑。西人谓惭为“兀擦”也。^④

此事又见苏轼《仇池笔记》：

舜民云：官军围灵州不下，粮尽而返。西人城上问官军：“汉人兀擦（一作擦）否？”答曰：“兀擦。”城上皆笑。兀擦者，惭愧也。^⑤

这个义为“惭愧”的西夏语词，一作“兀擦”，一作“兀擦”，显然是书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形讹。笔者按照苏轼书中所记的字音，试图在西夏文中找出其本字，但无论是“兀擦”还是“兀擦”，都不能对号入座。于是自然联想到上引胡寅《原乱赋》中那个不得确诂且与之形近的“兀擦”。实际上，胡寅所记的“兀擦”正是苏轼所记“惭愧”一词的西夏语正确音译。

根据“兀擦”的对音，笔者提议将相应的西夏语本字确定为“𦏧𦏧”，这个词读若 $\eta\text{u}\text{er-tshja}$ ，字面意思是“脸热”。^⑥“𦏧𦏧”虽然不见于目前所知的西夏文献，但藏语恰好有一个音义相当的同源词，可以为我们的假设提供决定性的证据。“惭愧”一词藏文作 རྩོམ ，读若 $\eta\text{o-tsha}$ ，汉译正可作“兀

① 史金波、白滨、黄振华《文海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，第 192、441 页。

② 李范文《夏汉字典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，第 298 页。

③ [宋]胡寅《斐然集》卷 1《原乱赋》。

④ [宋]苏轼《东坡志林》卷 4。

⑤ [宋]苏轼《仇池笔记》卷下《西征途中诗》。

⑥ 李范文《夏汉字典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，第 591、349 页。

擦”，其中ŋo是“脸”的意思，^①tsha则有“热”义，如“热水”写作ཇཤམ་ལྔ་。^②用“脸发烧”表示“惭愧”，应该是当时河西藏缅族诸语言共同的构词心理。

一旦确定“兀擦”是西夏语“惭愧”（𐽄𐽇𐽏，ŋuər-tshja）的音译，则胡寅《原乱赋》中那句话的意思就顺理成章——“宋廷损兵败将，遗羞于羌人”。原来宋徽宗在位期间，奸相蔡京等人当权，对外欲以边功炫耀。崇宁二年（1103）起用王厚再次发动河湟之役，至政和六年（1116），河湟吐蕃之地悉为宋朝郡县，最终实现了砍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构想。于是宣和元年（1119），童贯强命熙河经略使刘法率兵攻取西夏腹地心地带兴州、灵州等地。“逼大将刘法，使北取朔方。法不可，贯曰：‘君在京师时，亲受命于上前，自言必成功，今乃以难告，何也？’法不得已，引军出塞。”^③宋军在统安城为晋王察哥所败，损失兵力达十万，刘法本人在逃跑途中被夏军斩首。“法不得已，引兵二万出，至统安城，遇夏国主弟察哥郎君率步骑为三阵以当法前军，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，大战移七时，前军杨惟忠败入中军，后军焦安节败入左军，朱定国力战，自朝及暮，兵不食而马亦渴死多。法乘夜遁，比明，走七十里，至盍朱崦，守兵见，追之，坠崖折足，为一别瞻军斩首而去。是役死者十万，贯隐其败而以捷闻。”^④正是基于上述历史背景，胡寅在《原乱赋》中才有“又憺威于西戎兮，拔将军于利口。俄斩将而军没兮，终兀擦于羌丑”之语。“拔将军于利口”，盖指刘法在皇帝面前“自言必成功”，“俄斩将而军没兮，终兀擦于羌丑”，指责宋徽宗擅起边衅。

三、释“结珠龙”

据《宋史》卷四八六《夏国传下》记载：

游师雄请自兰州李诺平东抵通远定西、通渭之间，建汝遮、纳迷、结珠龙三砦及置护耕七堡，以固藩篱。^⑤

案此处的“结珠龙”乃“珠结龙”之误倒，请看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的记载：

游师雄乞自兰州李内彭东抵通远军定西城与通渭寨之间建努扎、纳克密、聚卜结隆三寨及置护耕七堡，以固藩篱。^⑥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“聚卜结隆”一词虽经清四库馆臣改译，然音韵应无大差，据此知点校本《宋史》“结珠龙”实为“珠结龙”之讹。尤为难得的是，《长编》中还有关于“聚卜结隆”词义的记载：

聚卜结隆川，西人语谓十八为“聚卜结”，谓谷为“隆”，盖言诸谷共凑一川耳。^⑦

从上文可知，浙江书局本《长编》中的“聚卜结隆”当回改为“珠结龙”而非“结珠龙”。回改后的这则资料如下：

① 张怡荪主编《藏汉大辞典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1993年，第659页。

② 张怡荪主编《藏汉大辞典》，北京：民族出版社1993年，第2244页。

③ [宋]王称《东都事略》卷121《童贯传》。

④ [元]脱脱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。颇疑引文中的“别瞻”即“别瞻”的形讹，“别瞻”意思是“（正军）之外的那个供养人”。

⑤ [元]脱脱《宋史》卷486《夏国传下》。

⑥ [宋]李焘《长编》卷470宋哲宗元祐七年二月辛巳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4404页。

⑦ [宋]李焘《长编》卷470宋哲宗元祐七年二月辛巳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，第4405页。

珠结龙川，西人语谓十八为“珠结”，谓谷为“龙”，盖言诸谷共凑一川耳。

我们知道，“自兰州李诺平东抵通远定西、通渭之间”，为宋代西北吐蕃聚居地之一，引文中的“珠结龙”一词应属藏语。考藏语“十八谷”作འུམ་འུམ་འུམ་，今安多方言夏河话读为 tco(p)-dzal-lonj，正可与“珠结龙”古音勘同。

今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有西巩川，呈东西向，四周群山环抱，有宋家沟、任川河、刘家沟、高家沟、曹家岔、车路沟、孙家沟、李家沟、花沟等主要沟壑十八条，盖北宋西北吐蕃所言“珠结龙川”所在地。

总之，点校本《宋史》中的“结珠龙”为“珠结龙”之误倒，所谓“珠结龙”，为藏语“十八谷”的对音。今中华书局点校本《长编》不察“珠结龙”之语源，径据《宋史》一律回改“聚卜结隆”为“结珠龙”，误甚。

四、释“吊敦背”

元刊本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有这么一段不大好点断的文字“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蹠躐吊敦背叉手展拜”，这段文字又出现在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74引《中兴遗史》中：

夏国使副皆金冠，短小幞制，服绯窄袍、金蹠躐、皮靴，叉手展拜。^①

王曾瑜先生在《〈宋史〉与〈金史〉杂考》一文中，通过比勘，正确指出“吊敦背”三字有“皮靴”义，与西夏语有关。^②

以往对这段文字的点校多误，如邓之诚注本作：

夏国使副皆金冠，短小样制。服绯窄袍。金蹠躐。吊敦背叉手展拜。^③

以“蹠躐”二字绝句，“吊敦背”三字下属，与“叉手展拜”合为一句，未出注加以说明。入矢义高、梅原郁译注本作：

西夏の正・副使は、いずれも小ぶりに作った金冠と、ぱつちりした緋の袍をつけ、金の蹠躐の帯と吊敦の靴をはき、みな手を組んで地に伏して拜をする。^④

此处把“吊敦”上属，并把元刊本“背”字臆改为“皆(みな)”。

实际上，“吊敦背”文字本身不误，确为西夏语词，“靴”在西夏语中就读若“背”。“背”字的中古音韵地位为：

补妹切，蟹合一去队帮

西夏文“𐽄(靴)”字读音为 piə，二者正可以勘同。“吊敦背”就是“吊敦靴”，史籍中也确有“吊敦靴”一词。《道藏》中记载，统兵四目老翁部雷霆杀伐大将陶元帅右有雷使者，足穿绿吊敦靴：

① [宋]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许涵度刻本1987年，第554页。

② 王曾瑜《〈宋史〉与〈金史〉杂考》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《历史文献》第一辑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。

③ [宋]孟元老撰，邓之诚注《东京梦华录注》，中华书局1982年，第159页。

④ (日)入矢义高、梅原郁译注《东京梦华录——宋代の都市の生活》，株式会社平凡社1996年，第204页。

老人相，四目，执拄杖。左有黄判官紫公，服金花，恶相，仗剑。右有雷使者，黄衣黄巾，绿吊敦靴，玉带。^①

“吊敦靴”一词，顾名思义，应与“吊敦”密切相关。据《宋史·舆服志》记载，吊敦“今亦谓之袜袴”，^②乃胫衣之属。吊敦的具体形制为：无腰无档，左右各一，吊系下腹前侧。男式者“下口镶足套带”，穿时将套带蹬于足心，女式者下“缝接足袜”。^③穿这种服饰，意在保护双腿免受风寒。无档，直接吊系与腰际，可使双腿行动灵便。下接套带或足袜，以便双足插入靴鞞，坐骑、跳腾时不用担心裤腿从靴筒中上窜，很适合游牧民族的马上生活。当其下接足袜时，也就与下接足靴相去不远了。一旦这种短裤与足靴相连而成为皮制品，一种新的服饰也就宣告诞生了，那就是西夏人发明的、四处流行的皮靴“吊敦背”。

五、释“邪洛”

民国桑丹桂修、陈国栋撰《隆德县志》卷四《考证》：

《雍大记》：“邪没陇川蕃语讹为羊牧隆城。”“邪没”即是“邪洛”字画之讹。“邪洛”者，缘隆县北七堡大段山脉由海原来，为六盘山大尽头处。回指清水、固关、陇干，南来北走，至固原折向西北，成半圆弓形。六盘，《汉书》作“络盘”，“络”与“洛”同声，故称“邪洛”。^④

这段文字根据六盘在《汉书》中作“络盘”，“络”、“洛”同声，而“洛”与“没”形近，认为“邪没”为“邪洛”之误。“邪”取山脉“南来北走”曲曲折折之义，“洛”即“络盘”之简称。单从文义上来看，有理有据，但从音韵上来看，这个结论则是错误的。

邪没陇川，“蕃语讹谓之羊牧隆城”^⑤，最初出自《武经总要》而非明朝何景明所撰《雍大记》。这里的蕃语指宋代西北吐蕃语。“讹谓之”实际上意思是说吐蕃人发音不大准确，但二者在当时读音必然相近则是毋庸置疑的。

“邪”在中古有两个读音，一为“以遮切”，平声麻韵喻母；一为“似磋切”，平声麻韵邪母。吐蕃人读“邪”为“羊”，羊读“与章切”，平声阳韵喻母。表明“邪没陇”的“邪”，这里读作“以遮切”，其实就是“耶”，古读大致是ya。“耶”字今安多藏语读ja，“羊”字在宋代西北方音中脱掉鼻韵尾，今安多藏语读jo，^⑥二字读音十分相近。如果“邪没”为“邪洛”之误，“邪洛陇”一词，蕃语无论如何也不会讹为“羊牧隆”。因为“洛”为来母字，“牧”为明母字，二者读音相去甚远。更何况读如“耶”的“邪”字并无“歪斜”义。看来，作者对“邪”和“洛”的解释都是错误的。

总之，认为邪没陇川为“邪洛陇川”之误，有望文生义之嫌，“邪洛”一词为修志者所杜撰。至于“邪没陇”一词，笔者颇疑这是个藏语词，“陇”与上文“珠结龙”中的“龙”相当，是藏语“山谷”的记音，整个词的具体含义，尚待进一步考证。

（作者通讯地址：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银川 750021）

① 《道藏》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，第29册，第824页。

② [元]脱脱《宋史》卷153《舆服五》。

③ 赵评春、迟本毅《金代服饰》，文物出版社1998年，第33页。

④ 桑丹桂修、陈国栋撰《隆德县志》卷四《考证》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影印本，第483页。

⑤ [宋]曾公亮《武经总要前集》卷18上。“邪没陇”作“邪没笼”。

⑥ 周季文、谢后芳《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，第66页。